

元好问

诗歌接受史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1年）九月初四日。其墓位于忻州市城南五公里韩岩村西北。他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诗作成就最高，“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

张
静〇著

元好问诗歌接受史

张 静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张静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5087 - 2667 - 0

I. 元… II. 张… III. 元好问(1190 ~ 1257)—古典诗歌—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2193 号

书 名:元好问诗歌接受史

著 者:张 静

责任编辑:霍静丽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010)66060275 电传:(010)66051713

网 址:www. shcbs. com. 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48mm × 225mm 1/16

印 张:25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凡中国社会出版社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序

狄宝心

张静的博士论文《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将送交出版社出版，托我作序，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姑约略言之。

张静考上南京师大钟振振先生门下的博士生时，曾与我商量博士论文的选题。我建议她写《元好问接受史》。这一者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再者是我们在元好问研究方面积累的资料较多，且有现成的“元好问研究资料汇编”，搜集了金至清散见于书中的有关资料二十多万字。三者是学界虽对元好问研究的历史现状有所涉猎，但皆属阶段性或附及性的，有待全面系统的接受史问世。张静就此选题请教导师，得到充分肯定，于是在入学之初，就着手搜集资料，往返于南京、北京、上海等地，穷尽性地网罗、收录竟达近百万字。鉴于时间紧迫，精力有限，遂缩小范围，以《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为题。论文完成后递交有关专家审阅，在答辩时被评为优秀。

关于此作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及目的意义、价值，作者在摘要中有精要的说明：“本文以元好问诗歌的传播和接受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整理元好问研究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对元好问诗集的流播，历代选本的选录，历代诗人的引用，仿效以及元好问诗歌的阐释热点进行具体分析，力求系统而完整地勾勒从金元至清代近700年间元好问诗歌接受和传播的历史轨迹，总结接受规律并探究其深层的政治文化原因，为当代元好问诗歌的研究提供学术史线索和历史借鉴。”去年夏我曾细读此作，认为达到了预期目标。就研究的对象、方法、范围而言，它运用传播学、接受学理论，把以研究者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和以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纳入研究视野，不仅比前人所论及的阶段性

元好问研究更全面、系统、深入，而且拓宽了研究范围，涉及到遗山诗的编刊、选录、注释、仿效、题咏等方面，确实填补了元好问接受史的空白；视角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终究尚属平面现象层范围。张静此作除拓展研究范围，具有一定广度外，还对元好问诗歌的传播接受做了具体精当的分析评价，并联系时代学术文化背景探讨其成因得失，表现出高屋建瓴的史识，达到一定的深度。这对学界研究元好问诗歌时恰当地引用前人观点而不再偏执一隅、过甚其辞具有重要价值。此书的重要价值、意义除上述两点外，还表现在史料的搜集提供方面。众所周知，汇集资料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积累所得，搜集时，可能终日翻检而一无所得。往往是费尽周折，始得收获有一二。虽然在此前已搜集了不少资料，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由于论题较大，时间跨度也长，需要获取的资料远远不够，跑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就用去近三个学期。文中全面系统地提供了大量元好问诗歌的研究资料，这对学界充分利用前人成果提供了方便。原拟此书的副产品——《元好问研究资料汇编》也随后出版，且已与中华书局说妥，不料孔凡礼先生编《元好问资料汇编》已由学苑出版社于2008年4月出版，两者比观，大同小异，只好告罢。

经过这次博士论文的撰写，张静同志的科研水平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并在《民族文学研究》、《晋阳学刊》、《江海学刊》等刊物上发表了系列元氏研究论文。有所遗憾的是：元好问除诗之外，还有词、曲、文、小说文学理论等，除文学之外还有史学，尤其是他在金亡前后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引发后世关注，众说纷纭，毁誉不一，这些议论在古代“以人品定文品”的思维模式中又影响着对元氏诗文的评价，所以说它们是有机的统一，不宜割裂。我希望张静同志以后在此书的基础上再拓展充实，写成一部《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在时间的跨度上应放宽到20世纪，对自金至今的元好问学术研究史作全面深入的盘点总结。

张君已步入正途，登堂入室，为时不远，“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愿以此共勉。

以上云云，权作序文，不当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2009年4月2日
于忻州师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金元时期元好问诗歌的接受与传播	12
第一节 金元时人眼中的元好问	12
一、金元时人评述元好问	12
二、体现金元时人的思想观念	25
第二节 金元时人眼中的元好问诗歌	27
一、金元时人评价元好问诗歌	28
二、反映金元之际的文坛风气	33
第三节 元好问单篇诗作的即时传播	34
一、即时传播情况概述	34
二、即时传播效果分析	43
第四节 元好问诗文集本的后续传播	49
一、元人别集的编定、刊刻与传播	49
二、元遗山集的编定、刊刻与传播	52
三、苏天爵《元文类》选录遗山诗	56
第二章 明代元好问诗歌的接受与传播	59
第一节 明代元好问诗歌的接受背景	59
一、“华夷之辨”民族观	59
二、尊唐黜宋的文艺思潮	62

第二节 明人对元好问其人其诗的评价	63
一、明人论元好问其人	63
二、明人论元好问诗歌	67
第三节 明代元好问诗歌的辑选及传播	74
一、元好问诗歌的辑录与重刊	75
二、明人对元好问诗歌的选录	77
第三章 清代元好问诗歌的选录引用及传播	86
第一节 清代元好问诗歌接受的繁荣及其原因	86
第二节 清代元好问诗歌选录研究——从选家角度来看元好问诗 歌的推荐	89
一、清代遗山诗的选录	90
二、清代遗山诗选录情况分析	99
第三节 清人对元好问诗歌的阅读——从读者角度看元好问诗歌 的接受	105
第四节 清人对元好问诗的引用及追和——从文人创作角度看元 好问诗歌的影响	110
一、清人引用追和元好问诗歌概况	110
二、清人引用追和元好问诗歌情况分析	126
第五节 清代遗山诗集的重刊与传播	131
一、华希闵剑光阁本	131
二、万廷兰本	134
三、张穆阳泉山庄本	135
第四章 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	138
第一节 清代元好问诗歌评注总述	138
第二节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与元好问诗	141
一、查慎行的生平和著述	141
二、《初白庵诗评》的成书过程	142
三、查慎行选评元好问诗	143
第三节 顾奎光、陶玉禾评元好问诗	148

一、顾奎光总评元好问诗	149
二、陶玉禾选评元好问诗	149
第四节 王庆麟评注元好问诗	153
第五节 吴汝纶点勘《元遗山诗集》	157
第六节 施国祁与《元遗山诗集笺注》	161
一、《元遗山诗集笺注》的成书过程与撰写体例	161
二、《元遗山诗集笺注》的主要内容	163
三、施国祁笺注元遗山诗集之不足	170
第五章 清人诗话对元好问诗歌的评价	173
第一节 清人论元好问诗歌述评	173
一、清人对元好问文学大家地位的认定	173
二、清人论元好问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	181
三、清人比况与元好问诗歌风格评价	184
第二节 赵翼评论元好问诗	187
一、元好问总评及其生平大事考辨	188
二、围绕才气情所展开的创作论评价	191
三、创新与求真并重的论诗原则	194
第三节 翁方纲论元好问诗	200
一、对前人说法的纠误辨正	203
二、对元好问诗歌及石本的研讨	206
三、对元好问诗歌的具体评价	208
第四节 潘德舆批评元好问诗	214
第六章 清代野史亭题咏与元好问诗歌	224
第一节 汪本直修葺遗山墓与集诗活动	225
第二节 陈敬棠扩建野史亭与镌诗活动	234
第三节 清代诗文中的“野史亭”意象	238
一、“野史亭”一词溯源	238
二、清人诗文中的“野史亭”	242
三、由钱谦益野史亭比况引发的批评	248

第四节	野史亭题咏与元好问诗歌接受	253
一、	野史亭歌咏受到元好问诗歌的影响	253
二、	野史亭歌咏推动元好问诗歌的接受和传播	255
第七章	元好问论诗绝句的接受研究	260
第一节	《论诗三十首》接受历程概述	260
第二节	清人对《论诗三十首》的评注	269
一、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的评注	270
二、	《金诗选》中陶玉禾的选评	273
三、	翁方纲《石洲诗话》的评论	274
四、	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的注释	278
五、	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的注疏	280
第三节	清代元好问论诗绝句阐释热点	284
一、“女郎诗”与山石句	284	
二、东野“诗囚”与扬韩抑孟	292	
三、“连城璧”与排比铺张	297	
四、苏黄诗及江西诗派	302	
五、南北之见及乡曲之私	314	
六、心画心声与诗品人品	316	
第四节	清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仿效研究	319
一、	清代论诗绝句的繁荣及其特点	319
二、	清代仿效元好问论诗绝句的盛况及其原因	321
三、	清人仿效元好问论诗绝句的类型及其作用	325
附录一	《元好问全集》的八首误补诗	333
附录二	历代读遗山诗题遗山集诗文汇集	342
附录三	历代元好问诗歌的次韵、和韵诗	353
附录四	清代修葺遗山墓野史亭题诗一览	355
附录五	清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仿效诗列表	370
参考文献		372

绪 论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金代杰出诗人,元初文坛一代宗师,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元好问的研究渐趋繁荣,在生平思想、诗歌理论、诗文作品、词曲小说以及由元好问编撰的《中州集》、《唐诗鼓吹》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对元好问诗歌和诗学理论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内容涉及元好问诗歌题材、诗风成因、风格演变、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元好问标举风雅正体和“以诚为本”的诗学观点也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其论诗绝句更是备受青睐,粗略估算大致每 5 篇关于元好问的文章中就有一篇是写论诗绝句的,还出现了有关《论诗三十首》的专著,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对元好问诗歌和诗学的研究不断深入。

但从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侧重于对元好问诗歌本体的阐释分析,注重静态的、共时性研究,属现代人对元好问诗歌的重新解读。事实上,研究元好问诗歌,除对其本体进行阐释之外,还应当重视历代读者的接受情况。通过考察元好问诗歌在产生之时以及后世流传过程中的被接受情况,分析影响其流传的多种因素,才能准确地把握元好问诗歌的审美意义;通过对元好问诗歌在不同时期读者中的接受反应,了解其诗歌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变化,才能更好地确定元好问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以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对丰富的元好问诗歌接受资料进行归纳总结,科学地看待其诗歌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变化,客观合理地评价历代丰富的研究成果,既属于学术史研究范畴,也是接受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拓展和深化元好问诗歌的本体研究,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考察元好问诗歌在金元、明、清历代的接受和传播情况,对 700 年间前人的研究成果

进行辑录、考辨、总结和归纳，借鉴其方法，汲取其营养，分析其得失，补充其不足，可以为现阶段元好问诗歌研究开辟新的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角度；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全面盘点，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精力，提高研究的学术品位。其次，研究元好问诗歌在历代读者的接受情况，可以考察不同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轨迹，为文学理论的研究提供生动的例证。因为不同时期的元好问诗歌接受都深深地烙有其时代的印迹，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学思潮以及文人审美观念的变化，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在这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中考察不同时期读者对元好问诗歌的阅读和阐释，可为文学理论研究提供启示。再次，研究元好问诗歌的接受，在于沟通古今的审美经验，实现历史视野与现实视野的融合，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通过对元好问诗歌接受的历史材料进行科学、合理的再阐释，从现代读者的角度，提供新的审美经验，使元好问诗歌的接受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目前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亟待拓展和深化，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有关这一论题的专著，部分涉及这一论题的论文和论著研究范围都较为有限，如周惠泉先生的《元明金代文学批评综论》、《清人金代文学批评综论》中谈及元、明、清历代对元好问诗的接受，但作者是以整个金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有关元好问诗歌的批评所占分量很轻。胡传志先生分析阐述了元好问编选的《中州集》和《唐诗鼓吹》在历代不同时期的接受情况。香港学者方满锦先生对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接受情况有较为集中的概述。李正民先生的《元好问研究论略》的综览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元好问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总结。还有刘锋焘先生的《元好问研究百年之回顾与反思》和狄宝心先生的《元好问研究百年回顾》对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元好问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梳理。至于对元好问诗歌进行动态性、历时性研究，还较为零星，主要涉及元好问对前人的继承和对后人创作的影响等。元好问对前人的继承，台湾学者的研究比较充分，如杨文雄先生《元好问与李白》、龚鹏程先生《论元遗山与黄山谷》、林明德先生《元好问与苏轼》等。钟屏兰先生的《元好问评传》中除李杜、苏轼外，还论及元好问对陶潜、白居易、晚唐诗人的师法。元好问诗歌对后人创作的影响学界虽有所涉及，但缺少具体的文本分析和有力的事实论据。更主要的问题是，许多在元好问接受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之大家的观点被忽视，普通读者阅读和接受元好问诗歌的情况被忽略。可以说，系统地对金、元、明、清历代选本选录遗山诗、诗人引录仿效遗山诗、诗评家诗话笔记中评论遗山诗、阐释分歧和关注热点、遗山诗集本的重刊及传播等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还是一个尚未开垦的领域，有待于我们花大力气去发掘和开拓。鉴于上述情况，出于对乡贤的推崇，同时希望对前人研究成果做出总体评价，本文把元好问诗歌的接受与传播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系统而详尽地描述元好问诗歌接受和传播的历史，为当代元好问诗歌研究提供学术史线索和历史借鉴。同时通过考察元好问诗歌在不同时代地位的升降、价值的浮动以及社会效果的变化等轨迹，揭示不同时期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的发展变化。

鉴于已有学者对上个世纪的元好问诗歌研究状况做了总结和反思，本文仅以金元、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史料整理、运用与现代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在系统整理元好问研究史料的基础上，从传播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揭示元好问诗歌在历代的接受规律，梳理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在体例安排上，将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相结合，按照金元、明、清时间发展顺序分章介绍为主，分别从遗山集本流播、选本选录情况、诗评家诗话笔记序跋中的评述、研究者的笺注评点以及元好问诗歌对诗人创作上的影响等方面，对元好问诗歌的接受情况展开分析。同时，为了避免囿于体例而造成对接受现象和接受规律的割裂，又辅以逻辑顺序，最后两章围绕“野史亭”和《论诗绝三十首》进行专题论述。

元好问诗歌接受与传播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据此特征可分金元形成期、明代曲折发展期、清代高潮期。分述如下：

一、金元形成期

元好问一生经历金、元两代，文学成就卓著，在金元之际蔚为一代宗师。他用于交往的赠答、离别、题咏、和韵等诗，借助口头与书面的即时传播，迅速地发布出去，进入读者视野，受到师友同人的好评，为他带来当世的口碑。金元时人结合元好问的生平事迹，从才华、学养、个性、胸襟、为人、为官等方面对其予以高度评价。元好问少有才

名，不废吟咏，有“日课一诗”之称。他为人生性豪爽，诙谐风趣，不随时俗，为官关心民生疾苦，有循吏古风。金亡之后，不仕新朝，以斯文为己任，修史著述，指授后学，对中原文化的保存和文脉的延续起到积极的作用。金元时人对元好问的评价，除了体现他们在评判人物时所坚守的传统儒家道德规范和价值尺度外，还体现了元初金代遗民强烈的文化责任感以及由金入元士人的民族观和价值观。

金元时期对元好问诗歌的评价还处于起步阶段，较为零星，散见于文人诗作以及为遗山集所作的序跋之中，多结合人物评价展开，主要评述元好问诗歌的总体风格与文学成就。从接受的角度来看，郝经可称得上是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其所撰《遗山先生墓铭》称元好问诗歌：“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沈郁大和，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发。”^①从诗学渊源、文学地位、美学风格等方面高度概括了元好问诗歌的特征。这一评价自元代被脱脱等人在《金史·文艺传》中引用之后，几成定论。遗山全集本杜仁杰、徐世隆二序对元好问诗文的评价也很有代表性。杜序肯定元好问诗文真诚淳厚、简淡平易之特征，概括了元好问诗文集大成的艺术风范，体现了金元之际以真淳作为评判诗文的标准。徐序对元好问各种文体分别加以评述，体现了元初文坛宗唐的时代风尚。

早期元好问诗歌的传播包括单篇诗作的即时传播与遗山集本的后续传播。单篇诗作依靠唱和、赠答、题咏、刻石、手书墨本等形式传播，属元好问诗歌的即时传播，即写即传，传播速度快，但受众面不广。遗山集在元代有诗集本和全集本两种形式，元中统三年（1262）严忠杰辑集的《遗山集》是最早的元好问诗文全集本，至元庚午（1270）曹益甫辑录的是遗山诗集本。全集本与诗集本在收诗数量上虽有差异，但皆只分体不编年。元代另有遗山诗歌选本，即黄公绍于至顺庚午（1330）选录的架阁本。这些集本的刊印传播，扩大了元好问诗歌的影响，巩固了元好问“一代宗匠”的文学地位。

二、明代曲折发展期

“华夷之辨”民族观以及尊唐黜宋的文艺思潮影响着明人对元好

^① [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五，第478页。

问诗歌的接受。

明太祖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作为讨伐元蒙的旗号，并最终将蒙古贵族逐回了漠北。“华夷之辨”是朱元璋的重要理论依据。明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虽然也曾一度主张“华夷一家”，但随着北方蒙古的威胁日益加剧，外患迭起，突出强调“华夷之分”的民族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明代士人认为金朝统治把礼乐典章抹杀殆尽，“盖世道之大变，君子所太息不忍道者，恶取其所谓文也”。^①因此金代文学在明代不受重视，甚至遭到排斥。元好问诗歌作为金代文学的代表，在整个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受到冷遇。明代元好问诗歌接受处于低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明代尊唐黜宋的文坛风气。从明初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以盛唐为正宗，到明中叶前后七子主盟文坛，李梦阳宣扬唐以后无诗，李攀龙编选历代诗为《古今诗删》，以明继唐，于宋、金、元诗一字不选，金、元诗被鄙视的地位可想而知。这种文艺思潮使代表金诗最高成就的元好问诗歌的接受遭遇寒流，研究者较少，评价也不高。

明人对元好问诗歌的评价和阐释散见于诗话、笔记以及文集序跋中。明人开始关注元好问诗中的用典、炼字等艺术手法，元好问论诗绝句也正式进入明人的研究视野。明末许学夷对元好问诗歌的评价多有可取之处，成为明人正面接受元好问诗歌的代表。许学夷以源流正变论诗，对元好问诗歌既有总评，也有分体评述。许学夷又是充分认识到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重要价值的第一人。这是《论诗三十首》自产生之日起，第一次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且受到高度评价。称许学夷是元好问的隔代知音、慧眼识珠绝不为过。

对元好问诗歌的传播，明人最值得称道的是辑录和重刊遗山集。储巏从史传和别集中辑录志传、题赠诸诗，是继元代元好问诗结集之后，再一次整理辑录其相关资料，为研究元好问的生平、思想、交游及其文学成就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明人为元好问诗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者，当数明中叶李瀚与明末毛晋。李瀚于弘治戊午（1498）重刊遗山诗集本和全集本，是现存最早的遗山集本。毛晋汲古阁所刻“元人十种诗”中的遗山诗集，堪称精品，流传甚广。选本有万历年间潘是

^① [明]靳贵：《元遗山全集后序》，见《元遗山全集》李瀚刻本。

仁“宋元诗四十二种”《元裕之诗集》，选录元好问诗 720 多首。明编总集选元好问诗者，有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李蕤《元艺圃集》等。这些集本、选本及总集的刻印扩大了元好问诗的受众，延续着元好问诗歌的传播。明人重视元好问的乐府诗，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民歌对明人文学观念的影响。

三、清代高潮期

清代是元好问诗歌接受的高潮期。清人选评元好问诗集、笺注评点元好问诗歌者名家辈出，而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清人诗话、别集中对元好问诗歌的评论也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出现了第一部元遗山诗集的笺注本。随着对元好问作品研究的全面升温，翁方纲、凌廷堪、施国祁和李广廷四家先后撰次了遗山年谱，对元好问研究及其诗歌编年都大有裨益。清代遗山集的重刊主要有康熙朝无锡华希闵剑光阁本，乾隆朝南昌万廷兰八卷本和道光朝张穆校刊的阳泉山庄本。元好问诗歌还入选很多重要的总集和合选集，如王士禛《古诗选》、沈德潜《宋金三家诗选》、曾国藩《十八家诗钞》等，这些由文坛泰斗们操选正文的选本，不仅有助于元好问诗歌的传播，还有利于元好问文学大家地位的确立。

在清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以其丰富的诗学思想和高超的艺术水平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同诗学主张的诗人都能在元好问的诗论中找到相近的论诗倾向，如主神韵的王士禛、主格调的沈德潜、主性灵的赵翼，对元好问的论诗绝句都予以关注。元好问论诗绝句这颗夜明珠在沉寂了 400 年之后，终于被清人发掘出来，大放异彩。康熙朝诗坛盟主王士禛早年的戏仿，开启了清代仿效元好问论诗绝句的先河，此后不断有名流加入仿效的行列。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对元好问论诗绝句的阐释热潮。清人通过诗文、诗话、论诗绝句等形式表达不同看法，形成了众多阐释热点。随着清代一代又一代读者对元好问论诗绝句阅读经验的不断积淀以及群体仿效局面的形成，元好问论诗绝句完成了由冷落到经典的嬗变。

清人对元好问的接受，还借助修葺遗山墓与野史亭两处遗迹而掀起高潮。围绕修葺遗山墓，出现大量题咏诗。元好问修史的野史亭，成为明、清两代文人怀古凭吊的对象，他们通过歌咏野史亭表达

对元好问的崇敬之情。清代数量可观的题咏野史亭诗篇,或隐括元好问诗作内容,或引用诗句,或化用句意,或仿拟句式,对元好问诗句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促进了清人对元好问诗歌主体风格的体认,也巩固和丰富了野史亭的文化含义。

元好问诗歌在清代的接受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根据选本选录、评论阐释、诗作仿效以及遗山诗集本的刊印等情况,将清代元好问诗歌的接受分为三个阶段:

(一)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

清朝最高统治者对金代文学重视,推动了清代元好问诗歌的阅读和接受。康熙皇帝在御选全金诗序言中“遂命更加搜缉,凡金人集之断简残篇有可存者,皆令附以入”^①的明确表态,极大地推动了清人对金代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康熙五十年郭元釤《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将元好问诗歌 1356 首尽数收入,元好问诗歌还入选其他的御选类总集、类书中,使元好问诗歌的接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元好问全集在清初得以重刊,还出现了第一部选评本,首次出现对元好问所编《中州集》编诗体例和《论诗三十首》的仿效之作。这一时期,影响元好问诗歌接受的主要人物有钱谦益、王士禛、华希闵、查慎行等。

钱谦益作为明清之际的一代文宗,对元好问推崇备至,尝以元好问自比,又效仿元好问修金史而修一代明史,还首开仿效《中州集》之先例。元好问编撰金诗总集《中州集》,为每位诗人立有小传,“以诗存史”,保存了一代濒临散佚的诗歌资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诗歌总集。明末诗坛元老程嘉燧始识《中州集》“以诗系人,以人系诗,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②的思想价值和特殊意义,决定效《中州集》体例,编纂有明一代的诗歌总集,未成而卒。钱谦益继承程嘉燧遗志,完成了《列朝诗选》的辑录。钱氏之后模仿《中州集》体例编纂诗集者层出不穷,顾嗣立选《元诗选》、吴之振编《宋诗钞》、陈焯编《宋元诗会》等皆学《中州集》体例,钱谦益的开启之功是不可忽视的。同时,钱谦益对元好问诗歌的重视也影响了清初文人。他首先向明七子发难,提倡学习宋元诗,推重元好问诗歌,其追随者争相仿

^① [清]郭元釤:《全御选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序。

^②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序言。